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

BENITO MUSSOLINI

MON JOURNAL

DE

GUERRE

成紹宗譯

印 光明書局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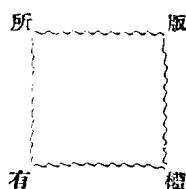
1933

墨索里尼

戰時日記

成紹宗譯

中華民國廿二年四月初版發行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全一冊）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成紹宗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五百四十五路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五號

獻辭

獻給誰呢？

獻給你們，我將這部戰史獻給你們，我輕步兵十一聯隊的勇敢的戰侶們。牠是我的，你們的，也是我們的。這幾頁文字描寫着我的生活，你們的生活——我們一塊兒當那些忘不了的日子度過的單調而充實，簡易而緊張的戰壕生活。

我永不會忘記你們，因為你們曾給我以一種令我安慰的確信：在爲敵我所爭奪的阿爾卑斯山的那些嚴酷的高峯上——又在那次惡苦同時非常壯烈的圍攻戰中，——你們曾證明古意大利的泉源是井不會枯竭，證明牠是保有着一種不朽的青春之寶藏在她胸中。

墨索里尼

第一

一九一五年九月到十一月

目次

第一

一九一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一

第二

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五月……………一〇九

第三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一八三

同我們的兵士在戰壕中

九月九日。

今天早上有了我們不久就要向前線出發的消息。到那裏去呢？誰都說不清。沒關係！要緊的是我們要調到前線去了。得度好幾個月的駐防生活的念頭令我害怕。出發的消息傳遍了各小隊，並沒引起什麼騷動。人在戰時，所以人要到戰場去打仗。這是毫不奇怪的事。從另一方面說，八四年級【註一】的那些傢伙的精神狀態並不是消極的。上了三十歲的人自然能了解某種必要。主張參戰的人【註二】很多，並且不限於米蘭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我最近又認識了他們中的一個。那是個伍長

，洛維哥省克萊斯比諸地方人。適於作酸母用的要素是并不缺乏的。一件可驚喜的事在等着我。我接到了一封短信，內容如次：『亞道爾福·吉萊托，以前『前進』的排字工人，現駐洛維哥，茲托友人巴達格里尼代致最深的敬意，即此祝好。』一個被送到補充部去了的當伍長的米蘭人，又帶着他的背囊和鎗回到隊裏來了：他要同我們一道上前線去。英雄的行徑啊！這個伍長名叫馬立堯·莫拉尼。鬱悶的一天。第一次的秋雨。細，靜，一歇也不肯停。

(註一) 指出生於1884年的兵士。

(註二) 在1914年八月到1915年五月這期間內，意大利有一種要求政府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的參戰運動，其最重要的領袖就是墨索里尼。

(註三) 『前進』(Avanti)，社會主義日報，墨氏在辦『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之前，曾任該報編輯。

九月十一日。

今早我奉命同另外十二個兵士去守衛第三軍團的軍事裁判處。我，因為是儀仗兵，親眼看到了兩件不重要的訴訟的結局。第一件：一個三十九歲的後備兵被控離棄了他的哨地。他是以磨粉爲業的。這個可憐人害怕到臉孔都發青了。軍事檢察官請求處他一年的拘役，可是裁判官却赦免了他。第二件：四個兵士被控偷了靴子。這是一樁複雜而討厭的事。裁判官判定他們有罪。我起初是以爲軍事裁判定要比較迅速，比較簡略的。正相反，牠是精密的，分析的。也許是因了存在於軍人間的那種職業上的連帶關係罷，牠似乎比民事裁判易陷於寬。

九月十二日。

我們是八月三十一日被召回隊的。現在，我們的駐防生活已告終，人家正式通知我們說我們明早七點鐘要出發了。人家又通知我們說大佐要來檢閱我們，并向我

們『訓話』。十一點鐘的時候，衛兵所的喇叭吹警戒號了。這是大佐進營來了。我們走到院子裏去，全身武裝，只是沒背背囊。我們排成方陣。又吹警戒號了。中佐演說了。一篇陳腐的演說。當着上了三十歲的人，應當換過調子才行。把兵士應當着做人，不應當看做一些號數。對於伍長下士們，另外還有一篇『訓話』，訓話的是伊左中尉。因為我只是一個小兵，我就跑出來了。

九月十三日。

兩點鐘：起床，排隊。我們得領五天的餉，一雙跑路鞋，一條軍用毯，和一小聽預備路上吃的罐頭牛肉。這事的辦理費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輕步兵們擁擠在軍需中士的辦公室門前。裏面，非拉臘人福格里中士作着全部的工作。他口叫着，手忙着，臉流着汗，彷彿一個挑夫。

黎明來了。

——背上背囊！

向火車站進行！列車已準備好。可是遲了些時才出發。我們一共是三百五十一人，三個和我們同行的軍官——一個中尉，兩個少尉——在內。我們上了車子，將所有的車箱都擠得滿滿的。在出發前，一個穿黑衣的女人擠開擁聚在列車周圍的人羣跑來投入她的就要出發了的丈夫懷中。他呢，漠然無所動的輕輕從她多情的擁抱中脫身出來，安慰着他的兩手捧住臉以掩眼淚的慢步遠去的妻子。這就是我們出發時的唯一的動人的插話。我們的車子上飾着樹枝。最初的一次震動。短促的一聲汽笛。好了：列車出發了。

——再會！再會！

手壓疊地在車門和窗外揮動着，口裏亂叫着：

——再會！再會！

接着，就是扯開喉嚨唱出來的歌聲了。我的朋友們叫道：

——意大利萬歲！

列車橫斷那環繞着布里西亞的平原飛馳着。在秋陽之下變了色的廣大的綠野。加爾達湖。我從沒看見她如此美麗過！佩西拉。灰色的城砦。牠使我回憶起了我一年的兵士生活。迷人的半島嶺，再會！味羅那，小停。維薩斯，停。特列維斯，軍隊的大移動。一列車的傷兵。另外一些滿載步兵的車輛掛到了我們的列車上，牠成了無限長的一列，不得不將牠的進行遲緩下來。

車站：哥萊格梁諾，波爾特羅尼，薩西爾。

黃昏。在漸漸暗去的天空，翱翔着一隻『法爾曼』。加薩爾沙，長的停駐。人家又掛了一些滿載砲兵的車輛在我們的车上。一輛無蓋貨車載着一座非常大的大砲。牠被纏滿了綠的枝葉。砲手之一揮動着一面三色大旗。誰都顯得異常興奮。不同隊的兵士間的相互致敬。烏第尼——當我們十九點鐘到達那裏時——已沉沒在黑暗中。一長列一長列的糧食車一動不動的臥在鐵道上。一個在戰鬥中的軍隊的糧食與

軍用品的供給，需要多麼大的努力啊！西維達爾。夜已深，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們向駐紮的地方走去。我和同伴們在一家農家的倉樓上倒下來。熟睡。

九月十四日。

五時起床。我覺得骨頭有點發酸。背上一個三十基羅克蘭姆重的背囊去跑一個鐘頭的路，我定會仍復精神煥發起來。我們正在營舍的院子裏等着向加波里托出發的命令。一個頑童穿過路上，口裏叫着：

——一隻飛機！一隻飛機！

果然，一隻奧國飛機在很高的地方翱翔着。高射砲隊立刻開始了活動。砲聲響了。榴彈的淡綠色的小烟塊點綴上了天際。

可是始終在很高的地方飛着的敵機，却掉轉頭飛回去了。

西維達爾：同情的城。一件令人感興趣的事：阿特蘭德·黎斯托里〔註〕的紀

念碑。這裏，人比在烏第尼更容易感覺到戰爭是在鄰近。無限長的自動貨車和其他各種車輛的行列不停地往來着。

我寫這幾行東西是在一個農家的院子裏，小憩時。

同伴們有的在睡覺，有的在寫信，有的在涼棚下面玩『莫拉』。〔註二〕大砲的轟轟之聲從遠處傳來。我愛這種富於平凡與偉大的事物的動的生活。

（註一） Adelede Ristori，意大利悲劇女優，1821年生於西維達爾（Civitate），1906年死於羅馬。

（註二） Mora，在意大利很流行的一種遊戲，參加的人同時各隨意舉起幾個手指來，猜其總數，猜中者勝。

九月十五日。

停駐於聖皮亞特洛。一個自治邑。這裏，人們說的是斯羅維尼亞土語。對於我

是不可解的。

伊左中尉昨天會請我們同他喝過一杯，作爲告別。他要直送我們到火線上，隨後就回布里斯亞進飛行隊去當偵察隊員。肝胆相照的兄弟的聚會。同我一道，有畢斯馬，莫拉尼，達舒里，波哥尼。今早七時起床。前進！火熱的太陽。運貨車和轎重隊激起來的塵土弄得我們兩目如盲。

斯圖比薩，戰前意大利的極邊地。我們在那裏發見了價廉物美的啤酒。

不久後，我們到了舊時的邊界上。路傍有座民房和一所哨舍。奧國的國徽已經不見。

對於記起了一九〇九年十月曾被『奧地利亞帝國』驅逐出境過的我，一時不禁有今昔之感了。

中尉叫了一聲：

——意大利萬歲！

我，正在隊首的我，我跟着叫了一聲，於是，一下，四百個聲音合叫起來了：

——意大利萬歲！

在走了一段令人疲倦的路程後，我們到了羅比克，從前屬於奧地利亞的一個村子。在羅比克，好幾個鐘頭的休息。我們奔投入該地唯一的一個旅館。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從井裏汲了水送來給我們喝。我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字？

——史丹珂。

——以下呢？

那孩子不懂，不回答。我將我的問語向一個從院子裏走過的小姑娘復述了一遍。

——他叫羅本契支。

一見就知是一個斯拉夫人的名字。

在不遠處的草地上，米蘭人巴西亞拉兜着圈子。他曾從報紙上剪下一張小小的戰區地圖保存在他的皮夾裏。伸出一個手指，他指示給我們那有名的神祕的尼祿山。

下面是在距加波里托兩基羅米突遠之處，一座坐落在路傍的還願小教堂的三角楣上發見的一個銘：

“Nikdar Noben se ni Bil zafusen

Kiv Vartvo Marcis Bil izogen”【註1】

加波里托。我只看見一座有一個灰綠色的細長尖頂的白色鐘樓。許多兵士圍擁着我們找尋着他們的同鄉。我們在離伊孫左河不遠之處一片赤裸裸的地上紮下了營。和我同蓬帳的是：畢斯馬伍長，達舒里伍長，波哥尼排長。夜裏，大砲的轟轟聲從高里茲那方面傳來。在由哨兵們守護着的野營中，深的寂靜。人『噢』得到戰爭。